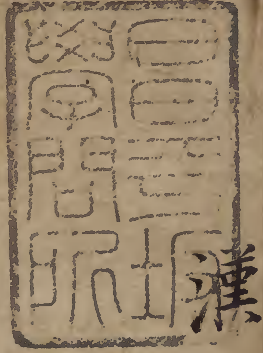


通鑑笈注

九之十一



自高祖至文帝

漢書門			
八	七	六	類
一	七	六	號
三	一	六	架
六			冊

內閣文庫			
八	一	七	漢
四	三	七	書
函	冊	號	類
一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776	
冊數	36 (5)		
函號	284	89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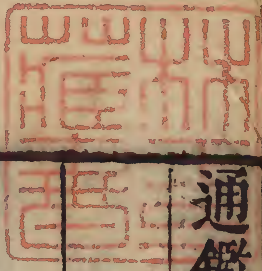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通鑑箋註卷九



明 太倉王世貞會纂

嘉定汪明際批評

錢塘鍾人傑箋註



漢紀

太祖高皇帝

姓劉諱邦字季沛人也以布衣起兵破秦滅楚而成帝業在位十二年壽五十

三而崩葬長陵按謚法無高以為功最高而為漢帝之太祖故特起名焉○帝豁達大度寬仁愛人好謀能聽知人善任五載而成帝業雖日不暇給規模宏遠矣然不事詩書禮文制度大抵襲秦所以漢治不能復古也

鑑乙未

楚義帝西楚霸王漢王韓王塞王翟王西魏王河南王殷王代王常山王九江王衡山王臨江

通鑑纂註

卷九

漢紀

高皇帝

王遼東王燕王膠東王齊王濟北王○是冬十月沛公至

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繫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

道旁軹道在西安府東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

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

鑑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走音奏

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府圖籍藏之圖籍律令圖書載民之戶口者以此

沛公得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疆弱之處

鑑沛公見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

之樊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將為富家翁耶凡此奢麗

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願急還霸上無留宮中

沛公不聽張良曰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

殘賊宜縞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

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公聽噲言沛公

乃還軍霸上十一月沛公悉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

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當王關中與父

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

諸吏民皆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

暴毋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

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爭持牛酒獻饗軍

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民民又益喜唯

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民民又益喜唯

恐沛公不為秦王。

郭大有曰高祖得天下人但知三傑之功而不知樊噲贊襄之力不多讓也觀其請還軍霸上使帝不為聲色貨利宮室玩好移其心志漢業致王之基造端於此不然帝必荒淫敗度將不至於亡乎噲之一言深識大體蕭曹平勃見豈不出其下耶

鑑項籍既定河北率諸侯兵欲西入關秦降卒多怨言羽乃夜擊坑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而獨與章邯及長史欣都尉翳入秦

鑑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疆聞項羽號秦降將軍邯為雍王王關中今即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即使兵守函谷關無內諸侯軍。內音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

公從之已而項羽至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項羽進至戲。音義水名在新豐東沛公

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羽曰沛公欲王關中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羽大怒饗士卒期旦日擊沛公軍當是時羽兵四十萬號百萬在新豐鴻門。地在臨潼縣東沛公兵十萬號二十

萬在霸上范增說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項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見良具告以事欲呼與俱去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

陳仁錫曰
項伯夜馳
實為沛公

公固要項伯入見沛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也豈敢反乎願伯明言不敢倍德項伯許諾謂沛公曰且日不可不蚤自來謝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具以沛公言報羽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羽許諾沛公且日從百餘騎來見羽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先入關能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隙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羽因留

沛公飲范增數目羽

頻數動目以喻之

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

示以當決斷也

羽不應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

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莊入為壽壽畢曰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羽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曰今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即帶劍擁盾入軍門披帷立踵目視項羽頭髮上指目眦盡張裂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卮容四升大卮容一斗噲飲之羽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噲拔劍切而啗之羽曰壯士復能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

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將軍不取也。須臾沛公起如廁。將亡去。曰。今者出未辭也。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今人方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遂間行趨霸上。留張良。謝羽。以白璧一雙。獻羽。玉斗一雙。奉增。亞父拔劍撞玉斗而破之。曰。唉。音哀。歎恨之聲。豎子不足與謀。豎子斥項羽。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居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絕。掘始皇塚。收寶貨。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

唐順之曰。善制敵者。必有萬全之美。而不可微一時之幸。漢高以懷王命入關。閉關而守之。以拒項羽。羽怒欲擊漢帝。用留侯計。謝羽於鴻門。以免。君子曰。不度德。不量力。以犯楚人之鋒。而徼幸於鴻門之謝。天也。非人也。不可必也。吾就其時觀之。帝之不可必者。三暴也。項羽能必其不我戮乎。親如項伯。能必其懷二心乎。亞父之筭無遺策。能必其不見信乎。有一於此。帝其殆矣。方項莊之拔劍起舞也。沛公之臣誰不為之寒心。其亦莫如之。何也已。項王之怒消。亞父之計沮。項伯之自貳。皆天也。幸也。嗚呼。虎鬚幾不免虎口。帝之謂也。

鑑韓生說項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地肥饒。可都以霸。羽見秦宮室皆已燒殘破。又心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韓生退曰。人言楚人沐猴而

冠耳果然羽聞之烹韓生

鑑丙申羽使人致命懷王

致復也項羽欲王關中故復命於懷王

王曰如約

羽曰懷王者吾家所立爾非有功伐何以得專主約乃陽

尊懷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

鑑二月羽分天下王諸將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

九郡都彭城羽與范增疑沛公而業已講解又惡負約乃

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之亦關中地也故立沛

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

縣蜀漢中府

而三分關中王秦

降將章邯司馬欣董翳以距塞漢路漢王以羽負約怒欲

攻之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

猶愈於死乎能誅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

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

三秦

雍王章邯塞王司馬欣翟王董翳為三秦

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

國以何為丞相

鑑夏四月諸侯罷戲下兵各就國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漢

王之國張良送至褒中

今褒中城縣

漢王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

燒絕所過棧道

架木為棚而度名曰棧道

以備諸侯盜兵且示項羽無

東意

綱西楚殺韓王成張良復歸漢項王以張良從漢王廢韓

王成而殺之良遂間行歸漢良多病未嘗特將嘗為畫策

通鑑卷之九
臣時時從漢王

程頤曰張良有儒者氣象其進退極有道理人言沛公
用張良沛公幾曾用得張良良用沛公耳良之從沛公
以為韓報秦也既滅秦於是置沛公關中辭歸韓已而
見沛公有可以取天下之勢故又從之以取天下便欲
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良
不為高祖之臣可見矣

綱初淮陰人韓信

淮陰今
淮安府

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不

能治生商賈釣於城下有漂母見其饑而飯之信喜曰吾
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
食豈望報乎出入好帶劍淮陰少年因衆辱之曰若雖好
帶劍中情怯耳能死刺我不能死出吾袴下於是信熟視
之俛出袴下一市皆笑及項梁度淮信仗劍從之後又數

以策干羽不用亡歸漢末知名坐法當斬信仰視適見滕

公

夏侯
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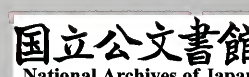
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竒其言壯

其貌釋不斬與語說之言於王王亦未之竒也信數與蕭
何等已數言王不我用即亡去何不及以聞自追之人言
於王曰丞相何亡王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王
罵曰若亡何也曰臣不敢亡追亡者韓信也王復罵曰諸
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如信
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
無足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

爵久居此乎王乃召信拜大將何謂王設壇具禮拜之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信也一軍皆驚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乎信辭謝因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曰唯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項王為人喑啞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匹夫之勇耳見人慈愛言語嘔嘔至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刻敝刻烏丸反刻敝手弄印無復廉鐔圭角也恐不能予此婦人之仁也雖霸天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逐義帝置江南所過殘滅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強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

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將秦子弟數歲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眾降諸侯及項王阬秦卒惟此三人得脫秦父兄怨之痛入骨髓而楚彊以威王之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又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部署諸將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八月從故道出章邯迎戰敗走廢丘王至咸陽欣翳皆降

蘇洵曰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人君當觀其才之大小而為制御之術也漢高一見韓信而授之上將一見黥布而供具飲食皆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為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高祖知三人者



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為我用也若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者矣

鑑王陵者沛人也先聚黨數千人居南陽至是始以兵屬漢項王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母私送使者泣曰願為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毋以老妾故持二心遂伏劍而死

鑑張良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

劉會孟曰子房妙處在遺項王書又并遺以齊梁反書使羽事齊而不事漢真得緩兵之上策矣

綱丙申

西楚漢是歲楚常山河南韓殷雍魏七國皆亡北二大國及代九江衡山臨江燕齊六小國為八國又趙王歇代王陳餘韓王信齊王假王廣代立定十二國五星聚東井

綱冬十月西楚霸王項籍弑義帝於江中項籍使人趣義帝行其大臣稍稍叛之籍乃密使吳芮黥布共敖擊殺之江中

宗臣曰懷王之立不足以重楚而懷王之歿適足以資漢夫懷王立於項氏顧無毫助於楚而獨屬意於沛公方其議遣入關則令沛公扶義而西而漢之帝業以興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沛公先入則報命如約而漢之帝業以定孰謂民間牧羊子賢乃若是耶羽肯甘為之下或生或殺羽以為此吾家事孰知天下英雄得執此為辭哉三軍一編素羽始無生氣矣嗚呼此非沛公智慮所及也天也

綱丁酉

西楚漢是歲趙代九江三國亡二大國并衡山臨江燕齊韓五小國凡七國二月陳

餘與張耳相攻耳歸漢

綱陽武人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社平為宰

烹牲也

分肉食

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日嗟乎使平得宰天下

亦如是肉矣事魏王咎為太僕不用去事項羽拜都尉賜

金二十鎰後乃挺身仗劍間行歸漢因魏無知求見王與

語說之即拜都尉使驂乘典護軍諸將盡謹

謹也謹謹而議

王聞

之益厚平周勃等言於王曰陳平雖美如冠玉其中未必

有也臣聞平居家時嘗盜其嫂今為護軍多受諸將金平

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

能也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訂義

尾生與女子期於梁

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孝已殷高宗子有孝行事親一夜五起母早歿高宗惑後妻之言放之而死

而無益勝負之數王何暇用之乎王召讓乎曰先生事魏

不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魏王不

能用臣故去項王不能信人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兄弟

臣聞漢王能用人故來歸然裸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誠

臣畫計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討

輸官得乞骸骨王乃謝平厚賜之拜護軍中尉盡護諸將

諸將乃不敢復言

箋曰平間行歸漢時杖劍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

疑其亡將要中當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解

陳仁錫曰
受金一事
灌嬰不誣
無知不辨
陳平不辭
議論所以

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乃止。

鑑漢王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新城鄉名遮

說王曰：橫道自言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

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弑其主。

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眾，

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此三王之舉也。於是漢王為

義帝發喪，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今項羽放殺之。寡人

親為發喪，兵皆編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河內河南南

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弑義帝者。

鑑項王雖聞漢東欲遂破齊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率諸

侯兵凡五十六萬人伐楚。彭越將兵歸漢，漢遂入彭城，收

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羽聞之，自以精兵三萬人至

彭城，大破漢兵於睢水。在徐州南漢軍為楚所擠，卒十餘

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從西

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楚軍大亂潰散，漢王乃

得與數十騎遁去，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反遇

楚軍。項王常置軍中為質。音至

鑑漢王問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張良曰：

九江王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反梁地，此兩人

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

通鑑卷之九 漢紀

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王曰孰能為我使九江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漢王使與二十人俱。

鑑五月漢王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

傳者未傳者未二十三而弱過五十六悉請滎陽漢軍復

大振楚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間漢王擊楚騎於滎陽東大

破之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軍滎陽築甬道恐楚抄掠輜重

故築垣墻如街巷之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敖倉在河陰縣

綱漢王還櫟陽立子盈為太子秋八月王如滎陽命蕭何

侍太子守關中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事有不及奏決

者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計關中戶口轉漕調兵以給軍未嘗乏絕

鑑漢王使酈食其往說魏王豹且召之豹不聽於是漢以

韓信灌嬰曹參俱擊魏漢王問食其魏大將誰也對曰栢

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

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宅

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漢遂進兵魏王盛兵蒲坂今蒲縣屬

平陽府以塞臨晉縣屬蒲州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

兵從夏陽今韓城縣屬西安府以木罌渡軍罌瓶也押縛於身以浮水襲安邑

解州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九月信擊虜豹傳詣滎陽悉定魏

地韓信既定魏使人請兵三萬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
 絕楚糧道西與漢王會於滎陽漢王許之乃遣張耳與俱
 鑑冬十月韓信張耳擊趙趙王及成安君陳餘聞之聚兵
 井陘口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音說成安君曰韓信張
 耳乘勝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燕蘇
 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
 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
 輜重行者之資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不十日而兩將之
 頭可致於麾下成安君常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韓信
 使人間視知其不用廣武君策大喜乃引兵下夜選輕騎

一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望趙軍誠曰趙見我走必空

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裨將傳餐

小飯曰餐

謂立駐傳殲而食待破趙後乃大食

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

諾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
 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信與張耳
 佯棄旗鼓走水上軍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逐信耳信耳已
 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奇兵遂馳入趙壁皆拔趙
 旗立漢赤幟趙軍還歸壁壁皆漢幟見而大驚兵亂遁走
 漢兵夾擊大破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泚音禽趙王歇諸
 將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

陳仁錫曰此語不善用有置之於地而走者有置之於地而走者

背水陣以勝何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子之生地皆走，寧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信，募生得廣武君者，予千金，有縛致麾下者，信解其縛。東鄉坐師事之。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若何而有功？廣武君曰：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信曰：百里奚居虞而虞亡，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爾向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禽矣。廣武君曰：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將軍虜魏王，豹誅

陳仁錫曰用與不用聽與不聽淮陰不負左軍矣

成安君，不終朝而破趙二十萬眾，威震天下。此將軍之所長也。然眾勞卒罷，其實難用。若舉倦敝之兵，頓燕堅城之下，欲戰不得，攻之不拔，燕若不服，齊必自疆。此將軍之所短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為將軍計，莫若按甲休兵，北首燕路，而遣辨士奉書於燕，暴其所長，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不知為齊計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從其策，燕從風而靡。遣使報漢，請以張耳、王趙、漢王許之。

綱 十二月，隨何以九江王布歸漢。隨何至九江，說黥布曰：大王與楚俱為諸侯，而北鄉臣事之者，必以楚為疆，可託

陳仁錫曰
如此等人
便不可屬
大事淮陰
可屬大事
而不聞道
難矣哉

國夫楚雖疆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
帝也今漢王收諸侯守榮陽下蜀漢之粟堅守而不動楚
人深入敵國老弱轉糧進不得攻退不得解楚不如漢其
勢亦易見矣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
竊為大王不取也布陰許之楚使者在傳舍方急請遣發
兵何因說布殺楚使而攻楚楚擊破之布乃間行與何歸
漢十二月至漢漢王方踞牀洗足召布入見布悔怒欲自
殺及出就舍帳御食飲從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
漢益其兵與俱屯成皐

呂祖謙曰踞洗以挫黥布隨以王者之供帳嫂罵以挫
趙將而隨以千戶之侯封用不測之辱施不測之恩顛

倒豪傑莫知端倪此帝
之所以能鼓舞一世也

綱漢遣酈食其立六國後未行而罷楚數侵奪漢甬道漢
軍乏食酈食其曰昔湯放桀武王伐紂皆封其後秦伐諸
侯滅其社稷今誠能立六國後其君臣百姓必皆載德慕
義願為臣妾大王南鄉稱霸楚必歛衽而朝王曰善趣刻
印先生因行佩之矣未行張良來謁王方食具以告良良
曰臣請借前箸為大王籌之昔湯武封桀紂之後者度能
制其歿生之命也今大王能制項籍之歿命乎武王入殷
發粟散錢偃革為軒革兵車軒皮軒廢
兵車而用乘車也休馬放牛示不復
用今大王能之乎且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從大王遊

者徒欲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後。游士各歸事其主。大王誰與取天下乎。且楚惟無疆。六國復撓而從之。大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謀。大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乃公高帝自謂令趣銷印。

陳仁錫曰所畏者骨鯁之臣

鑑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骨鯁之

臣。直言難受如骨之鯁亞父鍾離昧之屬。不過數人耳。項王為人意

忌信讒。誠能捐金行反間。以疑其心。破楚必矣。王乃與卒

黃金四萬斤。不問其出入。平多縱反間言。昧等功多不得

裂地。欲與漢滅楚。而分其地。羽果疑昧等。及楚圍滎陽。急

漢王請和。羽使至漢。陳平為太宰。具舉進。而佯驚曰。吾以

為亞父使也。乃持去。而更以惡草具進。使歸。以報羽。大疑

亞父。亞父欲擊攻下滎陽。羽不聽。亞父怒曰。天下事大定

矣。君王自為之。願請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歿。

胡寅曰。史稱增素好奇計。以事攻之。增計不能奇也。此羽之恃強失道。未聞增有所諫止。而兩雄角逐。義理之端。事幾之會。楚每失之。顧欲殺沛公。是一愚老人而已。况已見天子氣。龍成五采之文。又可殺乎。有道弔民。天且助之。安用立懷王孫心。且羽所過殘滅。為漢驅民。而亞父不知也。其智尚不及外黃舍人十三歲兒。而敢與良平敵乎。高帝曰。羽不能用增。所以成禽。非也。策使用之。亦不免耳。

鑑楚圍滎陽益急。漢將軍紀信言於漢王曰。事急矣。臣請

誑楚王。可以間出。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

因擊之。信乃乘王之車。黃屋左纛。天子車以黃繒為裏。是為黃屋纛。羽葆幢也。在

乘輿車衡上出東門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

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去羽怒燒殺紀信

胡一桂曰漢得天下高祖自謂三傑之功夫張良以謀

蕭何以餉韓信以戰惟各盡其才耳未聞以成脫君於

虎口者榮陽之圍急矣雖有三傑且奈何哉紀信以身

當之脫萬成於一生功莫大焉厥後論功賞及於三傑

及於諸將而雍齒且封侯信

無一爵之贈漢真少恩哉

鑑漢王出榮陽至成臯今汜水縣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

王深壁勿戰令榮陽成臯間且得休息漢王從其計出軍

宛葉間與黥布行收兵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來漢王堅

壁不與戰彭越為漢將游兵擊楚羽乃使終公守成臯而

自東擊彭越漢王破終公復軍成臯羽已破走彭越乃引

兵西拔榮陽城遂圍成臯漢王逃獨與滕公共車出成臯

王門北渡河宿小修武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

韓信未起即其臥內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

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既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

地拜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

楊時曰韓信之軍禁防疎濶如此使敵人投間竊發則信可得而虜矣豈古所謂有制之兵者信蓋未之逮也

鑑諸將稍稍得出成臯從漢王楚遂拔成臯欲西漢使兵

距之鞏縣屬河南府令其不得西漢王欲捐成臯以東屯鞏洛

以距楚酈生日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王者以民為天民

以食為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藏粟甚多楚人拔榮陽

通鑑卷九十一 卷九十一
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此天所以資漢也。願足下急進兵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王從之。乃復謀取敖倉。

綱漢王軍小修武。遣人燒楚積聚。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引兵臨河南鄉。欲復與楚戰。鄭忠說止。王乃使劉賈盧縮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以破其業。彭越下梁地十七城。項羽聞之。使曹咎守成臯。戒曰。卽漢欲戰。慎勿與戰。而自引兵東擊越所下城。圍外黃數日。乃降。羽欲盡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說羽曰。彭越強劫外黃。外黃

恐故且降以待大王。今又阬之。百姓安所歸心哉。且如此。則從此以東十餘城皆莫可下矣。羽從之。梁復爲楚。

綱酈食其說漢王曰。今燕趙已定。惟齊未下。諸田宗疆近楚。多詐。雖遣數萬之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鬪詔。

說齊王使爲東藩。王曰善。酈生乃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何也。生曰。漢王先入咸陽。收天下兵。責義帝之處。立諸侯之後。天下賢才樂爲之用。項王有倍約之名。有弑義帝之負。賢才怨之。莫爲之用。故天下之事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王疾先下齊國。可得而保。不然危亡可立而待。先是齊聞韓信且東。兵使華無傷田解將重兵屯歷

下今歷城縣以距漢及納酈生之言遣使與漢平乃罷歷下守

戰備韓信引兵東未度平原聞酈食其已說下齊欲止辨

士蒯徹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

詔止將軍乎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

城將軍以數萬眾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

如一豎儒之功乎信然之襲破齊歷下軍逐至臨淄齊王

以酈生為賣已乃烹之引兵東走高密縣屬萊州府

鑑戊戌楚漢冬十月楚大司馬咎守成臯項王令謹守勿戰

漢數挑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數日咎怒渡兵汜水士卒

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寶貨咎及司馬欣自剄

漢王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故城在河南縣就敖倉食項羽

聞成臯破引兵廣武與漢相守楚軍食少項王患之為高

俎置太公其上俎以薦肉示欲烹之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

漢王曰吾與羽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

必欲烹而翁若而皆汝也幸分我一杯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

曰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也

楚霸王曰項王虜太公於軍中三年未聞漢祖畧有憂念之言及楚置太公於俎上而欲鼎鑊之在他人見之亦必流涕不忍曲求生道今而視其父如路人然方且數羽十罪以激其怒如果烹之將何如耶

綱羽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徒以吾兩人願與王排單

決雌雄母徒苦天下父子為也王笑謝曰吾寧鬪智不能

陳仁錫曰示以無懼而言太刻

鬪力。因數之曰：羽負約王我於漢，罪一。矯殺卿子冠軍，罪二。赦趙不報，而擅劫諸侯入關，罪三。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塚，私其財，罪四。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罪六。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罪七。出逐義帝，自都彭城，奪韓梁地，罪八。使人陰殺義帝江中，罪九。為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何苦乃與公挑戰？羽大怒，伏弩射漢王，傷胸。王乃捫足曰：虜中吾指，因病創臥也。創傷也。張良強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王從之。疾甚，因馳入咸臯。

鑑韓信已定臨淄，遂東追齊王。項王使龍且音睢將兵救齊。

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胯下，無燕人之勇，不足畏也。進與信夾濰水而陳，信夜使人為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虜齊王，盡定齊地。韓信使人言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請為假王以鎮之。漢王大怒。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遣張良操印立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



綱項王聞龍且歿大懼使盱台人武涉往說齊王信曰當
今二王之爭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
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
與楚連和三分天下王之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
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
將軍印予我數萬眾解衣衣我去聲推食食我下食音嗣言聽
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幸為
信謝項王武涉已去蒯徹以相人之術說信曰僕相君之
面不過封侯相君之背貴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蒯徹曰
楚漢分爭智勇俱困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莫若兩利而

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足下據疆齊
從燕趙因民之欲西向為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
矣蓋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
熟慮之信曰漢王遇我甚厚吾豈可以鄉利而倍義乎徹
曰勇畧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今足下戴震主之
威挾不賞之功欲持是安歸乎信謝曰先生休矣吾方念
之數日徹復說曰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
時乎時乎不再來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功多漢終不
奪我齊遂謝徹徹去佯狂為巫
鑑項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羽患之漢遣侯



公說羽請太公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為漢

鴻溝在開封府河陰縣東

以東為楚九月楚歸太公呂后引兵解而東

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

附楚兵疲食盡此天亡之時也今釋弗擊所謂養虎自遺

患也漢王從之

綱已亥

楚漢是年楚亡

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固陵

地在陳州西北

與

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信越不至楚擊漢軍大破之

漢王堅壁自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對曰楚兵且破

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

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山名皆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

與齊王信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以為戰則楚易

破也漢王從之於是韓信彭越皆引兵來十二月項王至

垓下

堤名

兵少食盡與漢戰不勝入壁漢軍及諸侯兵圍之

數重項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

乎是何楚人之多也乃夜起飲帳中命虞美人起舞悲歌

慷慨美人之和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箋曰羽自為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

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美人和歌曰漢兵

已畧地四方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

綱於是項羽乃乘其駿馬從八百餘騎直夜潰圍南出馳

走渡淮至陰陵山在和州北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左

乃陷大澤中漢騎將灌嬰追及之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

漢追者數千人羽謂其騎曰吾起兵八歲七十餘戰未嘗

敗北遂霸天下今卒困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

決死願為諸君決戰必潰圍斬將令諸君知之乃分其騎

為四隊四鄉漢軍圍之數重羽令四面騎大呼馳下斬漢

一將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分為三復圍之羽復馳斬漢

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謂其騎曰何

如皆曰如大王言於是羽欲東渡烏江在和州城北亭長艤船

待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亦足王也今獨臣有

船願大王急渡羽笑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

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獨不愧於心乎乃

刎而死楚地悉定獨魯不下王欲屠之至城下猶聞弦誦

之聲為其守禮義之國為主死節因持羽頭示之乃降以

魯公禮葬羽於穀城親為發哀哭之而去諸項氏枝屬皆

不誅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

司馬遷曰羽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兵滅秦分

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

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

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

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悟

而自責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楊雄曰或問楚敗垓下方歎曰天也諒乎曰漢屈群策

群策屈群力楚傲群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克自屈者

負天曷故焉

鑑漢王還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更立齊王信為楚王王淮北都下邳封魏相國彭越為梁王王魏故地都定陶韓信至楚召漂母賜千金召辱已少年以為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殺之耶殺之無名故恐而就此

丁奉曰觀淮陰侯之立志也不忍孤漂母一飯之惠寧負漢家千乘之封不忍殺舊讐之惡少豈忍反大恩之明主嗚呼淮陰其可哀乎
趙汝愚漂母祠詩曰一飯還酬德三齊豈負恩却因功大處番更誤王孫

通鑑箋註卷九終

通鑑箋註卷十

漢紀

太祖高皇帝

綱戊戌五年春二月王即皇帝位于汜水在曹州西南之陽從

諸侯王之請也更王后曰皇后王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

媼曰昭靈夫人

綱赦令曰兵不得休八年萬民勞苦甚今天下事畢其赦

天下殊死已下夏五月兵罷歸家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

書名數者令各歸其縣復其故爵田宅

尹起莘曰自三代而下惟漢得天下為正誅無道秦一也討項籍罪二也天下已定始即尊位三也後世有僅



得蕞爾之地而妄自尊大者視此可以少愧矣

鑑帝置酒洛陽南宮上問諸將曰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嫚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畧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此所以為我禽也群臣悅服

綱項羽已滅田橫懼誅與其徒五百餘人入居海島中帝恐其為亂乃使人赦橫罪而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舉兵加誅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未至三十里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乃為亡虜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縱彼不動我獨不愧於心乎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帝為流涕以王禮葬之拜其二客為都尉二客穿其塚旁皆自剄帝聞之大驚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橫歿亦皆自殺箋曰韓退之過其墓弔之其略曰當秦氏之失鹿得一

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于劍鏃。豈所寶之非賢。抑天命之有常。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歿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

綱楚人季布為項籍將。數窘辱帝。項籍滅帝。購求布千金。敢舍匿罪。三族布乃髡鉗為奴。髡。剃去髮也。鉗。以鐵束頸也。自賣於魯。

鑿曰猶是戰國俠

朱家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身之洛陽。見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

平之墓也。滕公待間言於上。如朱家肯上。乃赦布。召拜郎

中布母弟丁公。名固亦為項羽將。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

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引兵而還。及項王滅

丁公。謁見帝。以丁公狗軍中。曰。丁公為項氏臣。不忠。使項

王失天下。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效。丁公也。

王世貞曰。高帝之斬丁公。以為人臣懷貳心者戒也。人許之。能懲一而戒百。此言非也。帝之取天下。孰非用閭納叛以有之。而其在麾下。自豐沛初起之士外。孰非諸敵國之臣妾。而獨丁公稱區區二心也。且帝之窘果丁公生之。不宜恃德也。其為人臣戒者。亦非帝初意也。帝方滅楚。以號令諸雄威天下。而丁公首著其厄。故醜之。既僂而為此名。以掩之耳。若季布則必欲誅之。購之久。而魯朱家始以間投滕公。脇帝以北走胡。南走越之說。而後赦耳。非賞布節也。丁公固當誅。吾獨怪乎帝之誅不以道。而不攷古之士。妄為之說者。

鑑齊人婁敬戍隴西過洛陽脫輓輅一木橫遮車前一衣人輓之一人推之

半裘因虞將軍見上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

上曰然婁敬曰洛邑天下之中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

以亡夫秦地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

可具此亦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吭以喻關中背以喻天下帝問群

臣群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陽東

有成臯西有殺澗倍河向洛其固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

洛陽雖有此固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殽函殽山

函右隴蜀沃野千里沃灌沃也土壤廣遠有灌溉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獨

以一面制諸侯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婁敬說是

也上即日車駕西都長安號婁敬為奉春君賜姓劉氏

陳繼儒箋論曰婁敬之才不如三傑戰勝攻取之時藏

匿一處不敢與之爭功名婁敬亦無下手地直待誅

秦滅項事事結局冷眼覷着只有建都一事未定從容

談笑便以都關中說高帝蓋高帝昔年見咸陽宮室嘆

曰大丈夫當如此矣天下已定帝之意無日不在關中

敬窺見高帝此意故一說而入即日西行拜敬郎中號

奉春君夫三傑取功名于干戈擾攘之中也只得封得

一個侯婁敬取功名于干戈平定之時片語立談也封

一個侯若敬者不傷氣不煩手其亦得審局之巧者歟

陳仁錫曰
議建都漢
後來會議
俱大關係
事

仁錫口
足二字
不用頗大

鑑張良素多病從上入關即道引不食穀曰家世相韓及

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讎疆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

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

事欲從赤松子遊耳赤松子
古仙人

司馬光曰功名之際人臣之所難處如高帝所稱者三
傑而已淮陰誅夷蕭何繫獄非以履盛滿而不止耶故
子房託於神仙遺棄外物
倘所謂明哲保身者歟

鑑庚子六年冬十二月楚王信初之國陳兵出入人有告

信反者帝問陳平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諸將用兵孰過

信上曰皆不及也平曰如此而舉兵攻之是趨之戰也平

聞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陛下第出偽遊雲夢澤名信必迎

謁因而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帝以為然乃會諸侯於

陳信謁上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

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

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以歸田肯賀曰陛下得韓信

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帶山河之險持戟百萬秦得百二

焉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百萬地勢便利以其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

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琅琊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

固西有濁河之限今黃河北有渤海之利海旁出為渤利
利與鹽也持戟

百萬齊得十二焉二十萬人當百萬故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

可使王齊矣上曰善上還至洛陽赦韓信封為淮陰侯信

知上畏惡其能多稱病不朝羞與絳灌等列上嘗從容與
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
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益善上笑曰多
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信
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王世貞曰論淮陰侯信者未嘗不惜其功大而漢報之薄至以反死未有明其不反者也信之罪獨有請假王及期固陵來緩非純臣之節耳而謂其反余竊有以辨之夫信嘗再為大將又再為王其故部曲臣吏何限乃舍而與陳豨謀豨于信非素所附豨士大夫也信遠而托之以腹心豨遠而受托以反此不可解一也豨之監代趙兵自喜下賓客斬得俠名耳周昌忌而言于帝覆案之急始與匈奴通又召之急始反豨初固未反也乃遠與信謀其不可解二也信智士也如必與豨謀必其人必耳語何由使舍人知之其不可解三也信既

必多置入於邯鄲走關東西道高帝之動靜豨之勝敗俱知之不應為一女子所給人而落其手其不可解四也
也以信之功呂氏一女子單辭族之而不能辯可慨也夫

鑑始剖符封諸功臣為徹侯蕭何封鄼侯所食邑獨多功
臣皆曰臣等身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今蕭
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反居臣等上何也帝
曰諸君知獵乎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
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
人也群臣皆莫敢言張良為謀臣亦無戰鬪功帝使自擇
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
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

鑿曰率
若戲定
狎侮英
澤氣象

封張良為留侯。封陳平為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君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

鑑帝謂天下初定，子幼，昆弟少，懲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鎮撫天下。立從兄賈為荆王，弟交為楚王，兄喜為代王。微時外婦之子肥為齊王。

箋曰：高祖兄弟四人，長兄伯蚤卒。高祖微時嘗辟事，時時與賓客過，巨嫂食。嫂厭叔叔與客來，嫂佯為羹，盡櫟釜，賓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尚有羹。高祖由此怨嫂。及封昆弟，而伯子獨不封。太上皇以為言。高祖曰：吾非忘

封之也，為其母不長者耳。于是封其子信為羹頡侯。

綱以曹參為齊相國。參至齊，盡召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聞膠西有益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乃避正堂，以舍之用。其言齊國安集，稱賢相焉。

謝鐸曰：參之相漢，訪諸蓋公，求黃老之說，一以清靜無為為治，以苦於多事之民，一旦得見無事之治，是猶出烈熾之中，而沃以清冷之水，固民安其治而歌之，所以轉二世之秦為四百年之漢者，參亦不為無功焉。

綱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上在洛陽南宮，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偶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為天子而所封皆故



人所誅皆仇怨。故相聚謀反耳。上憂之曰：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數窘辱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則羣臣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皆喜曰：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矣。鑑列侯畢已受封，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畧地功最多，宜第一。鄂千秋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畧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眾，跳身遁者數矣。蕭何嘗從關中遣軍補其處，又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何嘗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賜蕭何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封鄂千秋為安平侯。

按元功十八侯位次：蕭何、鄼侯、曹參、平陽侯、張敖、宣平侯、周勃、絳侯、樊噲、舞陽侯、酈商、曲陽侯、奚涓、魯侯、夏侯、嬰、汝陰侯、灌嬰、穎陰侯、傅寬、陽陵侯、靳歙、信武侯、王陵、安國侯、陳武、棘蒲侯、王吸、清河侯、薛歐、廣平侯、周昌、汾陰侯、丁復、陽郡侯、蓋、達、曲城侯。

綱夏五月，尊太公為太上皇。上五日一朝太公家。令說曰：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

人主拜人臣而使威重不行乎後上朝太公擁篲迎門卻

行出迎於門為之掃地以衣袂擁篲而卻行恐塵埃及長者以示敬也上大驚下扶太公太

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上乃詔尊太公為太上

皇賜家令金五百斤

綱秋匈奴寇邊圍韓王信於馬邑縣屬大同府信使使求和解

漢疑信有二心使人讓之信恐誅遂以馬邑降之匈奴遂

攻太原縣屬太原府至晉陽即太原府

箋曰匈奴畏秦北徙及秦滅復稍南渡河單于頭曼有

太子曰冒頓音墨特殺頭曼而自立東胡欲得頭曼時千

里馬冒頓曰奈何與人隣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東胡

又欲得單于一闕氏音烟支匈奴后號也冒頓曰奈何與人隣國

愛一女子乎又與之東胡王愈益驕兩國中間有棄地

千餘里東胡欲有之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

與人即上馬襲滅東胡又走月氏并樓煩遂侵燕代悉

復蒙恬所奪故地控弦之士三十餘萬

鑑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

劍擊柱帝益厭之叔孫通說上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

成臣願徵魯諸生共起朝儀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

樂三王不同禮二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臣願采

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度吾所能行者為之魯有

陳仁錫曰
兩生未必
高士亦未
必鄙儒

陳仁錫曰
左右為學
者不著姓
名蓋好學
解矣

兩生不肯行曰。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去矣。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及上左右與其子弟百餘人。為綿蕞。綿蕞。表位標準也。綿。謂設置綿索為習肄處。蕞。謂以茅剪植於地。為尊卑之次。野外習之。月餘。言於上曰。可試觀矣。上使行禮曰。吾能為此。乃令群臣習肄。

尊順之曰
今日方
獄吏尊
一摹寫

綱辛丑七年冬十月。長樂宮成。諸侯群臣皆朝賀。先平明謁者治禮。以次引入殿門。陳東西鄉。衛官俠陛。及羅立廷中。皆執兵張旗幟。於是皇帝傳警出房。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莫不振恐肅敬。禮畢。置法酒。諸侍坐者皆俯抑首。以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奏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罷酒。無敢誼譁失禮者。於是上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拜通太常。初秦悉采六國禮儀。擇其尊君抑臣者存之。及通制禮。大抵皆襲秦故。鑑上自將擊韓王信於晉陽。冒頓居代谷。欲擊之。使人覘匈奴。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劉敬往。敬還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竒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上怒罵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縣名。帝北至平城縣名。兵未

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白登山名帝用

陳平秘計厚遺閼氏乃解圍。

箋曰：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遣人遺閼氏云：漢有美女

如此，今皇帝困厄欲獻之。閼氏畏奪已寵，因謂單于曰：

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用之。於是匈奴開其

一角得突出。

鑑上至廣武，赦劉敬，斬前使十輩，封敬為建信侯。帝南過

曲逆，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乃更封陳平

為曲逆侯。今完縣屬保定府平常從征伐，凡六出奇計，訂義。請捐金行

反間一以惡草具進楚使二夜出女子二千人解榮陽圍三躡足請封齊王信四請偽遊雲夢縛信五今解白登之

六圍 輒益封邑焉

尤瑛曰：余觀陳平秘計，特張儀愚鄭袖之故。智耳夫以

聖天子之威靈，不能困虜，乃為虜所困。彼劉敬者，猶能

先見虜情，勸帝還駕，平也。曾無一謀，至被圍七日，乃僅

以一畫圖賂胡婦，免亦陋矣。以平之才，至與子房並稱，

則在高皇，惟幄中運籌決勝，當必有淵潛雷奮，神張鬼

弛，呼吸變化，以定天下之大機者。胡取於六事為也。彼

六事者，而謂之奇，果且奇乎哉？雖然，計亦何必奇也。蕭

相國以養民致賢計，子房以三人屬大事計，淮陰侯以

傳檄三秦計，彼其言皆平平，然有功於漢。過曲逆侯遠

甚，高帝稱三傑而不及平，知人哉。意惠文之際，非平賤

劉氏危矣，平之計亦安可少也。

綱 十二月上還過趙，趙王敖。張耳之子執子婿禮甚卑，上箕踞

慢罵之。趙相貫高、趙午等皆怒，曰：吾王孱主也，乃說王請

殺之，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先人亡國，賴帝得復。

陳仁錫曰
未封藩
鎮撫不知
擇傅相亦
屬草草

德流子孫秋毫皆帝力也願君無復出口高等相謂曰吾
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何濟王為事成歸王事敗
則獨身坐耳後上東擊韓王信餘寇過柏人今唐山縣貫高等
壁人於廁中上欲宿心動而去

鑑壬寅八年二月帝至長安初蕭何治未央宮上見其壯
麗甚怒謂何曰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
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夫天
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亡以重威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
上說

劉安世曰蕭何治未央宮其意深矣關中形勝之地何
欲帝據形勝定根本故大建宮室以堅其都關中之意
又不欲帝窺其秘也乃假為
是辭云爾此何之深意也

鑑匈奴冒頓數苦北邊上患之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
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妻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
義說也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彼必慕以為闕氏生子必
為太子冒頓在固為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孫
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帝曰善乃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以
妻單于使劉敬結和親約

司馬光曰劉敬謂冒頓殘賊不可以仁義說而欲與為
婚姻何前後之相違哉帝王之御夷狄服則懷之以德
叛則震之以威未聞與為婚姻也冒頓視其父如
禽獸而獵之奚有於婦翁建信侯之術固已疎矣

綱癸卯九年冬十一月劉敬言匈奴河南地去長安近者

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今關中民少。北近匈奴。東有疆族。一日有變。陛下未得高枕而臥也。願徙六國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有變率以東伐。此疆本弱末之術也。於是徙昭屈景懷田氏。

昭屈景楚三大姓也。懷田齊二

大族也。及豪傑於關中。與利田宅。便利之處也。凡十餘萬。

綱春正月。趙王敖廢徙代王如意為趙王。初貫高怨家知其謀。上變告之。於是逮捕趙王敖及諸反者。詔敢從者族。趙午等皆自剄。高獨怒罵曰。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轆車膠致詣長安。膠密也。令不得開。郎中田叔客孟舒皆自髡鉗為王家奴。以從高。封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榜笞刺

陳仁錫曰。白為壯士。又求誰知。壯士者而私問之。

陳仁錫曰。上賢貫高。非是豈有不識天命。苟無賢者。

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廷尉以聞。上曰。壯士誰知者。泄公曰。臣素知之。此固趙國立義不侵為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往問之。曰。趙王果有謀不。高曰。吾三族皆以論死。豈愛王過於親哉。顧為王實不反。具道王所以不知狀。泄公以報。乃赦敖。廢為宣平侯。而徙如意王。趙上賢高赦之。高曰。所以不死。者。白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弑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乃仰絕亢。遂死。亢咽也。上召叔等與語。漢庭臣無能出其右者。盡拜守相。

荀悅曰。貫高小亮。不塞大逆。私行不贖。公罪春秋之義。大居正。罪無可赦也。

綱甲辰十年五月。太上皇崩。七月。葬萬年。令諸侯王國皆

立廟

綱以周昌為趙相趙堯為御史大夫初戚姬有寵生趙王

如意上以太子仁弱謂如意類已欲廢太子而立之大臣

爭之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疆上問其說昌為

人吃音訖言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

期必也以口吃故叠語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

呂后聞之跪謝昌曰微君太子幾廢時趙王年十歲上憂

萬歲之後不全也符璽御史趙堯請為趙王置貴疆相及

呂后太子羣王素所敬憚者上問其人堯以昌對上乃以

昌相趙而以堯代為御史大夫

蘇軾曰高帝區區為趙王計使周昌相之此其心猶未
憚以為一疆項之周昌足以抗呂氏而捍趙王不知周
昌激其怒而速之死耳古之善原人情而深識天下之
勢者無如高帝然至此而惑亦無有以告之者悲夫

鑑初上以陽夏侯陳豨為代相國監趙代邊兵豨過辭准

陰侯挈其手辟左右歎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

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畔陛下必不信三至必怒而自將

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豨曰謹奉教會周昌見上言

豨賓客甚盛擅兵數歲恐有變豨懼遂與王黃等反自立

為代王劫掠趙代上自擊之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邯鄲

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為矣令周昌選趙壯士可將者白

見四人上嫚罵曰豎子能將乎四人慙皆伏地封各千戶

陳仁錫曰
不著所爭
之人何也

呀仁錫曰
豈將定將
周昌立得
四將其匪
意人才如
此非一時

權宜也

以爲將左右諫曰今封此何功上曰豨反趙代地皆豨有
吾以羽檄以木簡爲之長二尺遇有急事則加鳥羽插之以示疾速徵天下兵未有至
者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
皆曰善上聞豨將皆故賈人曰吾知所以與之矣乃以多
金購豨將豨將多降

鑑乙巳十一年豨軍敗追斬之淮陰侯信稱病不從擊豨
陰使人至豨所與通謀其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呂后與
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歿列侯羣臣皆賀
相國給信曰雖疾疆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信
方斬曰吾悔不用蒯徹之計乃爲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子

遂夷信三族

胡寅曰功過當相準信功不可忘也迎陳之禮可以贖
自王之釁拒徹之意可以免失期之罪未有反計則當
侯以次國逆謀既露猶當宥其子孫如此則漢
祖於紀信之功討信之罪各盡其道而無負矣

鑑上還洛陽聞淮陰侯死問呂后曰信死亦何言后曰信
言恨不用蒯徹之計上詔齊捕之蒯徹至上曰若教淮陰
侯反乎對曰然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
焉距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知
韓信非知陛下上曰置之

綱二月詔郡國求遺賢詔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
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

之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定
天下以爲一家。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我共安
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諸侯王郡守必身勸
爲之。駕遣詣相國府。

鑑上之擊陳豨也。徵兵於梁。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

王怒使人讓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勸王反。王不

聽。梁太僕得罪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

王囚之洛陽。掩襲也。有司治反形已具。上赦爲庶人。傳處蜀

故昌邑。呂后許諾與俱。東至洛陽。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徒

之。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呂后乃令其舍

人告彭越。後謀反。夷越三族。梟越首洛陽。下詔有收視者

輒捕之。梁大夫欒布使於齊。還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吏

捕以聞。上欲烹之。布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

之困於彭城。敗桀陽成。臯間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

楚破。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

徵兵。彭王病不行。而陛下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

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上乃釋布罪。以爲都尉。

趙弼曰。彭越佐高祖。燒盡楚之積聚。又掠米十餘萬斛。以給漢。項王因此食盡而敗。蓋有功於漢也。若越果反。因而殺之。猶且議功不忍。況未嘗有反心乎。徒以人之誣枉而夷族。醢肉。抑何慘酷之甚哉。昔田子方出見老

陳仁傑
叔賈高
而欒布而
火信越于
處乎失刑

馬於野御者曰此公家畜也今疲而不能用故出放之
 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棄其身仁者不為也以東帛贖
 歸食之孟信家貧惟一老牛其從子賣供薪粟信適從
 外來戒其從子曰少用其力老則賣之豈仁人耶夫古
 賢於馬牛之畜尚念其疇昔之力而不忍出之
 以立國功臣無罪而殘虐如是帝真少恩矣

綱五月立故秦南海尉趙佗為南粵王初秦南海尉任囂
 病且歿召龍川令趙佗語曰番禺負山阻險番禺縣屬廣州府南

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
 立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歿佗即自立為南越武王
 至是詔立以為南越王使陸賈授璽綬與剖符通使使和
 集百越無為南邊患害賈至佗魑結箕踞見之魑音椎結音計髻也

賈曰足下中國人親戚墳墓皆在真定今反天性棄冠帶
 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天子憐
 百姓遣使授王印綬剖符通使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屈
 疆如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塚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
 十萬眾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佗乃蹶然起坐
 謝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留賈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
 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裝直千金賈卒拜佗令
 稱臣奉漢約歸報帝大悅拜賈為大中大夫

箋曰後賈病免家居有五男乃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
 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賈常安車駟馬從歌
 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

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
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
鮮無久恩公爲也

鑑賈時時上前說稱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
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
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使秦并天下行仁
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
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乃粗述存亡之徵凡
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號其書曰新語

李東陽曰漢世守成之功臣陸賈其魁首乎新語未奏
之先而帝不知尊太公新語既奏之後而帝遂能尊孔

子然則漢之文
教皆賈啓之也

鑑帝有疾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群臣絳灌等莫敢入十
餘日樊噲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噲等見
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
下已定又何憊也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

綱秋七月淮南王布反帝自將擊之立子長爲淮南王初
淮陰侯死布已心恐及彭越誅醢其肉以賜諸侯布大恐
中大夫賁赫得罪於布賁音肥上變言布謀反布遂族赫家

發兵反上召故楚令尹薛公問之令尹曰往年殺韓信前
年殺彭越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

爾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高枕而臥漢無事矣上曰何謂也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此上計也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口此中計也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重輜重也身歸長沙此下計也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布以驪山之徒自致萬

諸有光曰
亦雄傑
可喜

乘此皆為身不顧後慮者也必出下計時上有疾欲使太子擊布吕后承間為上泣言黥布猛將善用兵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且使布聞之鼓行而西爾於是上自將而東留侯病自強起見上曰臣

仁曰
太子計
周

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無與爭鋒因說上令太子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疆臥而傳之時叔孫通已為太傅留侯行少傅事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厭兵必不能來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歿餘不足畏也東擊荆荆王賈敖死擊楚楚與戰徐僮間為三軍欲以相救皆敗布遂引兵

西

綱丙午十二年冬十月上與布兵遇於蘄西布兵精甚上望其置陳如項籍軍惡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為帝爾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江南長沙王臣使人誘與走越殺之

綱上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諸母子。弟佐酒。道舊故為笑樂。酒酣上擊筑。似琴而大頭。以竹擊之。自歌曰：大風起。

今雲飛揚。威加海內。分歸故鄉。安得猛士。今守四方。於是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

都關中。千秋萬歲後。吾魂魄猶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以其賦稅供湯沐之具也。復其民。後除

也。世世無有所與。

鑑十一月過魯以太牢祠孔子。

鑑上從破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叔孫通諫曰：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

年。秦以不蚤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

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汚地。帝曰：吾直戲耳。叔孫通曰：

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為戲乎。上猶未決。呂后使建成侯呂澤劫良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

也。願上所不能致者四人。曰：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

先生。角音祿。東園公。姓唐。名秉。字宣明。綺里季。姓朱。名暉。字文季。夏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角里先生。姓周。名

術。字元道。皆以上侮嫚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

四人。今令太子為書。卑詞安車。固請其來。來以為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使人奉太子書招之。

孫鑛曰：招四皓事首尾然有風神。

東二錫曰：優晉兩生。

周之必肯。

四人至客建成侯家後置酒太子侍留侯所招四人者從
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恠問之四人前對各
言姓名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
兒遊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
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
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出上召戚夫
人指視之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搖
矣夫人泣上起罷酒遂不易太子

孫鑛曰寫得悲至
陳仁錫曰高祖此歌其不易太

箋曰高帝易太子不得與戚夫人作鴻鵠歌歌曰鴻鵠
高飛一舉千里羽翼已就橫絕四海又可奈

何雖有贈繳將安所施

尹起莘曰漢高帝晚歲欲易太子蓋以呂后摯悍惠帝
仁柔為宗社遠慮初非溺於戚姬之愛而為是邪謀也
蘇老泉謂帝之以太尉屬周勃及病中欲斬樊噲皆足
知有呂后之禍可謂識帝之心者矣子房曉人也乃引
四皓為羽翼使帝涕泣悲歌而止帝之泣豈為兒女子
而泣哉厥後趙王以酖亡惠帝以憂歿向非呂氏先殂
平勃交驩則劉氏無噍類而火德灰矣杜
牧之云四皓安劉是滅劉誠哉是言也
王守仁曰帝之寵戚姬愛趙王也其心已無太子矣樊
噲爭之不能得叔孫通爭之不能得周昌素稱慙直亦
以期期爭之不能得四皓何如人乃能定大器於奕棋
之間哉愚以漢庭之四皓非商山之四皓也漢庭之四
皓良可招也商山之四皓良不得而致之也何也士君
子之處世也未見夫居則井井出則汶汶者也又未見
夫居則溷溷出則炳炳者也四皓之處商山不知凡幾
年其所習聞不知凡幾事其有觀而竊覘者不知凡幾
君溺愛若帝皓以為何如主乃肯卒
然泣止漢庭哉甚矣子房之智也

亦不全類
此四人胡
公有史學
功有史識

鑑相國何以長安地陜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
毋收藁爲禽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爲請吾
死下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胡大罪陛
下繫之暴也上曰受賈人金請吾死自媚於民故繫治之
王衛尉曰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且陛下距楚數歲
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關中搖
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今乃利賈
人之金乎帝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何何入謝帝曰相
國爲民請死吾不許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吾
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

綱陳豨之反燕王綰發兵擊其東北以豨求救於匈奴亦
使其臣張勝爲間於匈奴而使范齊通計謀於豨欲令久
亡連兵勿決至是豨裨將降言之帝召綰綰恐謂其幸臣
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族淮陰夏誅彭越
皆呂氏計今上病呂后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
遂稱病不行語頗泄又得匈奴降者言張勝爲燕使胡狀
於是上怒曰綰果反矣使樊噲將兵擊之帝病甚人或言
樊噲黨於呂氏卽一日上晏駕欲以兵誅趙王如意之屬
帝大怒用陳平謀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馳傳載
勃代噲將至軍中卽斬噲頭二人行計之曰噲帝之故人

孫鑛曰若
項字有勢
疑山頭語

也功多又呂后第頹之夫有親且貴今帝特以忿怒故欲斬之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詔召

噲反接載檻車反接反縛兩手也傳詣長安令勃代將定燕反縣

噲至帝崩呂后釋噲使復爵邑

鑑夏四月帝崩上擊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疾甚呂后迎

良醫入見上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此非天

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訂義春秋時良醫齊渤海郡鄭縣人姓秦名越人與

軒轅時扁鵲相類故仍號扁鵲又家於盧國因名盧醫遂不使治疾呂后問曰陛下

百歲後蕭相國既歿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

陵可然少慙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

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

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遂崩於長樂宮呂后與審食

其謀盡族諸將以故不發喪酈商謂食其曰誠如此天下

危矣今陳平灌嬰守滎陽樊噲周勃定燕代聞此必連兵

還鄉音旋大臣內畔諸將外反亡可躄足待也乃發喪五

月葬長陵在咸陽縣東太子盈即位

鑑初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

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即定命蕭何次律令

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又與功臣剖符

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模弘

遠矣。訂義

剖折符竹使世襲其爵而誓之曰使黃河如帶泰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

班彪曰蓋在高祖其典也有五一日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日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日知人善任使加之以誠信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已從諫如順流趣時如嚮赴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寤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陣拔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群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畧所以成帝業也唐仲彥曰誤聽守關計取項羽怒賴張良免誤聽立六國計賴張良不敗事誤聽使者十輩言圍平城遂用婁敬和親約誤欲止宮休舍賴張良諫止誤欲攻項羽賴蕭何諫就封誤罵齊使賴張良諫止誤欲西歸賴良平諫追羽誤言安事詩書賴陸賈諫聽誤不知尊太公賴家令言即聽誤欲廢太子賴張良招四皓定誤內蕭何賴王衛尉諫改誤處皆緣不學改處皆緣性明達若使高祖學亦無此誤

通鑑箋註卷十終

通鑑箋註卷十一

漢紀

孝惠皇帝

諱盈之字曰滿高帝太子在位七年壽二十四而崩葬安陵按謚法柔質慈民曰惠○是時海內得離戰爭之苦惠帝恭已而天下晏然內修親親外禮宰相可謂寬仁之主遭呂太后虧損至德悲夫

綱丁未元年冬十二月太后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

衣令春召趙王如意三反相周昌曰高帝屬臣趙王聞太

后欲誅之臣不敢遣王亦病不能奉詔太后怒召昌至復

召趙王來帝自迎入宮挾與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

間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使人持醪飲之鳩鳥食腹

蛇以其羽歷燁重耳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燁耳令孽也飲瘖藥

藥口令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召帝視帝驚大哭因病歲餘

不能起使人謂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

治天下遂日飲為淫樂不聽政

箋曰初高后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夫人舂且歌

曰子為王母為虜終日舂薄暮常與死為伍相離三千

里當誰使告汝后曰欲倚子耶乃召趙王殺之而以戚

氏為人彘

鑑戊申二年春正月鄧文終侯蕭何病上親自臨視因問

何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上帝曰曹

參何如曰帝得之矣七月何薨何置田宅必居窮僻處為

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母為勢家所奪

綱曹參聞何薨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

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

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獄市所以并容也謂兼受善惡今擾之

姦人何所容乎始參微時與何善及為將相有隙至何且

死所推賢惟參參代何為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

擇吏木訥重厚長者召為丞相史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

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賓客見參不事事皆欲有言參輒

飲以醇酒莫得開說見人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

陳元植曰
司馬光儒
者之論耳
孝惠猶有
戰國京激
與多性氣

正明際曰
何相此等
處俱是黃
老退一步法
茅坤曰蕭
何之臨沒
而獨薦參
參之所以
預知蕭何
而必以薦
者以兩人
同得黃老
之故也

注明際曰
承秦之後
並應如此
善識時宜
之相以能
守目之則
非

事參子窋為中大夫帝恠參不治事使窋私問之參怒答
窋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曰乃
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
曰朕乃安敢望先帝臣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
曰陛下言是也高帝與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
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

箋曰參為相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
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

班固曰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當時碌碌未有奇節
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以謹信守管籥參與韓信俱征
伐天下既定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二人同心
遂安海內淮陰黥布等已滅惟何參擅功名位冠群后

聲馳後世為一代之宗
臣慶流苗裔盛矣哉

方孝孺曰秦之亡不在乎無制而患乎多制不患乎法
疎而患乎過密使參而相漢復苛推而詳禁之是續
秦之焰而熾之也故參寧受無功之名而不忍置有功
以禍當世則利澤陰施於斯民民安於漢而不離漢業
藉以久遠者
參之功也

鑑已酉三年以宗室女為公主嫁匈奴冒頓單于是時冒

頓方疆為書遺高后辭極褻嫚訂義呂太后臨朝稱制時
匈奴以書遺太后曰

兩主不樂無以自娛
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大怒議斬其使者發兵擊之樊

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前匈

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萬噲為上將軍不能解圍今

歌吟之聲未絕傷夷者甫起而噲妄言以十萬眾橫行是

面嫚也。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高后曰：善報書，深自謙遜以謝之。冒頓復使使來謝，因獻馬，遂和親。

綱庚戌四年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三月，除挾書律，立原廟。帝以朝長樂宮，數蹕煩民，乃築複道武庫南。

叔孫通諫曰：此高帝月出遊衣冠之道也。訂義高帝衣冠藏於高寢

每月一出之遊於高廟，其道值所築複道，故云。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子孫奈何乘宗廟道

上行哉。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

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於渭北。先既立廟，今又再立，故名原廟。衣冠月出

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乃詔有司立原廟。

鑑辛亥五年七月，相國平陽侯曹參卒，謚曰懿。

鑑壬子六年夏，留侯張良卒，謚曰文成。

鑑冬十月，以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周勃為太尉。

綱癸丑七年秋八月，帝崩。太后哭泣不下。張良子辟疆謂

陳平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居

南北軍，諸呂皆居中用事。如此，太后心安。君等脫禍矣。從

之。諸呂權由此起。九月，葬安陵。初，太后命張皇后惠帝后也取

他人子養之，而殺其母，以為太子。至是即位。太后臨朝稱

制。

高皇后

名雉，字娥姁，姓呂氏，單父人。高帝之后也。惠帝崩，無嗣，后遂臨朝稱制。八年而崩，壽六十。

皇極經世一

漢紀

高皇后

四

陳仁錫曰：原廟紛紛，祖此。

明帝曰：如起于疆途，君惡罪不怒。

通鑑卷之...

二附葬長陵禮婦
從夫謚故亦稱高

鑑甲寅高后呂氏元年冬十一月太后議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

相陵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

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悅問左丞相平太尉勃對曰高帝

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

朝王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噍血盟噍軟諸君不在邪今

高帝崩太后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何面目見高帝於

地下乎平勃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

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於是太后以陵為帝太傅實奪

之相權陵遂病免歸乃以平為右丞相審食其為左丞相

箋曰審食其為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食其故

得幸于太后公卿皆因而夾事

胡寅曰自己然論之王陵不如平勃固也使太后未崩而勃先死則如此言何比平勃全社稷定劉氏之功亦其僥倖而已矣向使太后有議陵不可平又不可勃又不可將相大臣皆不可太后亦安能獨行其意乎自是而後權歸呂氏漢祚幾易他日平勃安劉之功僅足贖王諸呂之罪耳

鑑立呂台為呂王

綱乙卯高后二年夏五月太后封齊王弟章為朱虛侯令人宿

衛又以呂祿女妻章

綱丁巳高后四年少帝寢長自知非皇后子乃出言曰后殺吾

母我壯即為變太后幽之永巷中謂羣臣曰帝病久失惑

通鑑卷之...

漢紀 高皇后

五

此明際日
此時能阻
竟阻大陳
干真小人
也不意焉
初亦爾舊

陳仁錫曰
大臣立朝
只除了要
故官三字
毫髮依
三不似

陳仁錫曰
社稷有靈
反躬用呂
力

昏亂不能治天下其代之羣臣頓首奉詔遂廢殺之立恒山王義為帝不稱元年以太后制天下事故也

綱戊午高后五年春南越王佗反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南

越王曰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而并王之自為功也遂自稱南越武帝攻長沙敗數縣而去

綱庚申高后七年春正月太后幽殺趙王友二月徙梁王恢為

趙王呂王產為梁王趙王恢自殺立呂祿為趙王友以諸呂女為后弗愛女怒去讒之太后曰王言呂氏安得王太

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召至邸餓死以民禮葬之民家趙王恢以呂產女為后王有愛姬后醜殺之王發憤自殺

太后以為用婦人棄宗廟禮廢其嗣使使告代王恒欲徙

王趙代王謝願守代邊太后乃立兄子祿為趙王

綱是時諸呂擅權事朱虛侯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

不得職嘗入侍燕飲太后令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

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許之酒酣章為耕田歌曰深耕概

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

一人醉亾酒章追斬之還報左右皆大驚太后業已許其

軍法無以罪也自是諸呂憚之

鑑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恐禍及已嘗燕居深念陸賈往

直入坐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

陳仁錫曰漢庭大文

陳仁錫曰平為已智也為已以波及國家

所謂智有餘也

通鑑卷三十一 卷二十一
六
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驩太尉。因為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

趙弼曰。史載陳平六出奇計。至與子房並稱。及諸呂用事。殊無一策匡救。向昔奇計大言。皆虛誕矣。幸得陸賈之教。交驩周勃。向使酈奇不可使。祿產不解兵。豈不危乎。勃幸得其兵。諸呂就戮。平亦竊安漢之功。先儒謂漢之所以不安者。皆平之罪也。至對文帝言宰相之職。又以大言勝周勃。先儒謂平為漢初罪魁。豈不然乎。

綱辛酉高后八年秋七月。太后崩。遺詔產為相。國祿女為帝后。審食其為帝太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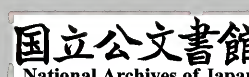
箋曰。初太后祓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來。擗掖卜之。云趙王如意為祟。遂病掖傷。病甚。乃令祿為上將軍。居北軍。產居南軍。戒曰。我崩。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為人所制。至是崩。

綱諸呂欲為亂。未敢發。朱虛侯知其陰謀。告其兄齊王襄。令發兵西。已為內應。以誅諸呂。於是齊王發兵擊濟南。遺諸侯王書。陳諸呂罪。產等遣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謀曰。諸呂欲危劉氏。今我破齊。是益其資也。乃諭齊王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其誅之。齊王乃還兵待約。時太尉勃不得主兵。酈商老病。其子寄與祿善。平勃使人劫商。令寄給說。祿曰。高帝與吕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吕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諸侯亦以為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不

急之國乃將兵雷此為大臣諸侯所疑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祿然其計猶豫未決九月平陽侯窋見產計事會賈壽使從齊來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告產且趣產急入宮窋聞其語馳告平勃勃欲入北軍不得乃令襄平侯紀通持節矯內勃北軍復令寄語祿解印以兵受勃勃入軍門令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然尚有南軍平乃召朱虛侯章佐勃產欲入宮為亂至殿門弗得入勃尚恐不勝未敢言誅之乃予章卒千餘人入宮門擊產殺之帝遣謁者持節勞章章因節信馳斬長樂衛尉呂更還報勃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殺之遣章告齊王罷兵灌嬰兵亦罷歸

胡寅曰太尉左袒之令非也有如軍士不應或皆右袒或參半焉則如之何故程子謂是時直當驅之以義而已不當問其從不從也况將之於軍如臂之於指其為劉氏與不為劉氏非惟不當問亦不必問也

鑑諸大臣相與謀曰少帝及梁淮陽恒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乃使人迎代王代郎中令張武等曰漢大臣習兵多詐願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曰秦失其政豪傑並起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疆二矣除秦苛政約法令施惠德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以呂太后之嚴



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故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於是王乃命昌參乘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渭橋。太尉勃請間。空隙也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勃乃跪上天子璽符。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遂即位。東牟侯劉興居請除宮與滕公入。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顧麾左右執戟者去。載少帝出舍。少府引新天子即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以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誅呂后所名。孝惠子弘等赦天下。

太宗孝文皇帝

諱恒之。字曰常。高帝中子。初封代王。惠帝崩。無嗣。大臣迎而立之。在位二十三年。壽四十六。而崩。葬霸陵。按謚法。慈惠愛人曰文。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

以恭儉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富庶。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至刑措。至於制度禮樂。則謙遜而未遑也。

綱壬戌元年冬十月。以陳平為左丞相。周勃為右丞相。灌嬰為太尉。論功益戶有差。陳平謝病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從之。勃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郎中袁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丞相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氏時。劉氏不絕。如帶時。丞相

陳仁錫曰
始終得實
一言力

通鑑卷之八十一
本兵柄不能正。呂后崩，大臣共誅諸呂，丞相適會其成功。今丞相如有驕主色，而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

綱十二月，詔曰：法者治之正也。今犯法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孥，朕甚不取。其除收孥諸相坐律令。

鑑癸亥二年春正月，有司請蚤建太子，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用此道也。今子啓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上許之。綱三月，立竇氏為皇后，后太子母也。故立之后，弟廣國與

兄長君厚賜田宅，家於長安。周勃灌嬰等曰：吾屬不死命，且縣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賓客，又復死。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兩人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

鑑詔曰：方春時和，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困窮之人，或阡於危亾，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八十已上，賜米肉九十已上，賜帛各二疋，絮三斤。

鑑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旌在前。

人君乘車駟馬，鑣八鸞鈴，象鸞鳥聲，馬動

則驚鳴以應行節屬車在後大駕屬車八十乘法駕半之屬車皂蓋亦褻朱韜戈矛弩箠謂相連屬也

吉行日五十里也師行三十里兵師征伐之行也朕乘千里馬

獨先安之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來獻

綱帝既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驩洽乃修代來功封宋

昌為壯武侯

鑑秋八月右丞相勃免帝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

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出入

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愧汗出浹背上問左丞相平平曰有

主者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君

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

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百姓使卿大夫各得

任其職焉帝稱善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乃謝病請

歸相印上許之平專為丞相

綱遣太中大夫陸賈使南越南越王佗稱臣奉貢初隆慮

侯周竈擊南越隆慮音林會暑濕大疫不能踰嶺趙佗因

以兵威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乘黃屋左纛稱制

與中國侔帝乃為佗親冢在真定者置守邑歲時奉祀召

其昆弟厚賜之復使陸賈使南越賜佗書曰朕高皇帝側

室之子也棄外奉北藩于代孝惠皇帝即世諸呂為變賴

功臣之力誅之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乃者聞

王遣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家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不止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將吏以爭南服得一人心朕不忍為也服嶺以南王自治之雖然兩帝並立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惡終今通使如故賈至南越佗恐為書稱謝曰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越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為南越王孝惠皇帝義不忍絕所賜老夫者甚厚高后用事別異蠻夷毋與金鐵田器馬牛羊使三

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故更號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越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發兵以伐其邊今陛下幸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矣乃去帝制願為藩臣奉貢職賈還報帝大悅

張栻曰文帝之待夷狄其有道矣以南越尉陀之強恣自高帝猶難於服之而帝特施恩惠遣使遺以一書其首辭曰朕高皇帝側室子也以天子而不好為誇辭以陵轢之彼亦豪傑也見吾推誠如此則又安得不服故其報書首曰老夫故越吏也文帝不以高帝側室之子為諱則佗敢以越吏為歎哉推此一端忠信可行於蠻也

鑑上聞河南守吳公史失其名治平為天下第一召以為廷尉

吳公薦洛陽人賈誼帝召以為博士時年二十餘帝愛其辭博一歲中超遷至太中大夫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以立漢制更秦法帝謙讓未遑也

綱冬十月丞相曲逆侯陳平卒謚曰獻十一月以周勃為丞相詔列侯之國上曰古者諸侯各守其地民不勞苦今列侯居長安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由教訓其民其各之國

鑑是月癸卯晦日有食之詔羣臣悉思朕之過失以啓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賈山上書言治亂之道名曰至言其辭曰臣聞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執重非特萬鈞也開道以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况於縱欲恣暴惡聞其過乎如此則社稷危矣今陛下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選其賢者與之馳騁射獵臣恐朝廷之懈弛也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節用愛民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癯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德業方就四方嚮風乃從豪傑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切悼

之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庭臣切愍之陛下與眾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上嘉納其言

鑑上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則采之未嘗不稱善

鑑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中郎將袁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聖王不乘危不微幸今陛下騁六飛天子駕六馬其疾若飛馳下峻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

箋曰上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及幸上林布席盎引卻慎夫人坐夫人怒上亦怒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已立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獨不見人堯乎上說語夫人賜盎金五十斤

綱甲子三年春正月親耕籍田訂義古者天子耕籍田千畝為天下先籍籍也言親自蹈履於田而耕之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大夫九推庶人受以終祀賈誼說上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漢之為漢幾四十年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

道益遠生

通鑑卷之三十一
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上感誼言。詔曰。夫農者。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綱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爲諸侯王。詔立趙幽王子辟疆爲河間王。朱虛侯章爲城陽王。東牟侯興居爲濟北王。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揖爲梁王。

鑑夏五月。除誹謗妖言法。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示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鑑秋九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今茲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民今年田租之半。

綱冬十一月。丞相絳侯勃免。以灌嬰爲丞相。罷太尉官。鑑淮南王長來朝。殺辟陽侯。審食其。初。趙王敖獻美人於高祖。得幸。有娠。及貫高事發。美人亦坐繫。美人因審食其言。呂后。呂后妬。弗肯白。美人已生子。恚。卽自殺。吏奉其子。

諸上上悔之封以為淮南王王蚤失母附呂后故得無患而常怨食其以為不疆爭之使其母恨而死也及上即位驕蹇不奉法上常寬假之是歲入朝往見食其自袖鐵椎椎殺之馳走闕下肉袒謝罪帝傷其志為親故赦弗治以此歸國益驕恣警蹕稱制擬於天子袁盎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上不聽

綱乙丑四年夏五月匈奴入寇帝如甘泉遣丞相嬰將兵擊走之遂如太原濟北王興居反初誅諸呂朱虛侯功尤大大臣許以趙王章以梁王興居帝聞其初欲立齊王故絀其功割齊二郡以王之濟北王興居自以失職奪功頗

怏怏聞帝幸太原以為天子且自擊胡遂發兵反帝遣柴武擊之兵敗自殺

鑑張釋之初為騎郎十年不得調欲免歸袁盎知其賢薦之為謁者朝畢因前言事上曰卑之母甚高論欲令且卑下其志談

論勿太過高但依今持事說毋說古遠也令今可行也釋之乃言秦漢間得失

上說拜謁者僕射從行登虎圈開也在上林苑中上問上林尉諸

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圈虎圈齋夫虎圈從旁代尉對甚悉帝曰

吏不當若是邪詔釋之拜齋夫為上林令釋之曰陛下以周勃張相如何如人也上曰長者釋之曰此兩人言事曾不出口豈效此齋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以齋夫口辯而超

遷之恐天下隨風而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舉措不可不審也帝曰善乃不拜嗇夫

陳仁錫曰漢家盡得

若人雖制地可無議也

綱帝就車召張釋之使參乘拜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其車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追止之劾不敬薄太后聞之

帝免冠謝教兒子不謹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帝由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從至霸陵上謂羣臣曰

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斷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其中無

可欲者雖無石椁又何戚焉帝稱善

監是歲張釋之為廷尉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

陳仁錫曰帝始薄釋之誦導之力不小

乘輿馬驚捕屬廷尉釋之奏以此人犯蹕當罰金天子出則稱警

示戒肅入則言蹕所以止行人清道也犯蹕者罰金四兩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

和柔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

法者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

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

壹傾不平也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上曰

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為句謂捕而獲之下

廷尉治釋之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無道盜先帝器吾欲

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其承宗廟意也釋之免

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

取長陵一抔土抔音掬手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帝乃自

太后許之

楊時曰釋之之論犯蹕其意善矣然曰方其時上使人誅之則已則是開人主妄殺人之端也既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則犯法者天子必付之有司以法論之安得越法而擅誅乎

鑑冬十二月召河東守李布至罷歸郡上召布欲以為御

史大夫有言其使酒難近者至為留邸一月見罷李布進

曰臣無功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必有以臣欺陛下

者今臣至無所受事此必有毀臣者陛下以一人之譽而

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以闕陛下之淺深

也上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司馬遷曰以項羽之氣而李布以勇顯於楚身屢典軍

擐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

鑑上議以賈誼任公卿之位大臣多短之曰年少初學專

欲擅權紛亂諸事上於是疏之不用其議以為長沙王太

傅後帝思誼召至入見上方受釐音僖祭祀坐宣室未央宮前

殿正室也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其所以然

之故至夜半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

今不及也乃拜為梁太傅

鑑周勃就國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勃自畏恐誅常披甲

持兵以見之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治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吏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為證文帝女也勃于勝之尚之薄太后亦謂帝曰絳侯如誅諸呂皇帝璽居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耶帝乃使使持節赦絳侯復爵邑勃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

綱丙寅五年夏四月更造四銖錢除盜鑄令初秦用半兩錢高祖嫌其重難用更鑄莢錢即五分錢薄如榆莢於是物價騰踊米石萬錢至是更造四銖錢其文為半兩十黍為銖除盜鑄錢令使民得自鑄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鑄錢敢雜以鉛

鐵者其罪黥然鑄錢非殺雜為巧則不可得贏音盈有餘也而殺之甚微為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隱屏隱身屏迹也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議禁之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不如收之收銅

于官而官鑄之賈山亦諫以為錢者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皆不聽時太中大夫鄧通方寵幸上欲其富賜之蜀嚴道銅山嚴道今雅州使鑄錢吳王濞有豫章銅山招致天下亡命者以鑄錢東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而國用饒足以是

吳鄧錢布天下

箋曰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及文帝崩景帝立帝怨通没入家產竟寄死人家

綱丁卯六年淮南王長自作法令行於其國逐漢所置吏自置相帝曲意從之又擅刑殺爵人至關內侯帝重自切責之乃令薄昭與書引管蔡與居以為警戒王不說謀反事覺赦徙處蜀載以輜車縣次傳之袁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為置嚴傅相以故至此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

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爾王果憤

恚不食死上哭甚悲以列侯葬雍今鳳翔府謚曰厲王民歌之

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而病之封王子安四人為列侯

箋曰後盎病免家居浮沉閭里洛陽劇孟嘗過盎盎善待之或曰孟博徒爾將軍何自屈盎曰孟雖博徒然母死客會葬者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一旦扣門不以親為解不以存亡為辭天下所望者獨孟心劇孟爾

綱匈奴冒頓單于死子老上單于立復請和親帝復遣宗

室女翁主為單于闕氏使宦者中行說傳翁主說不欲行疆使之說至降單于甚親幸說曰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疆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絮繒以馳草棘中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湏酪之便美也湏視勇友乳汁也酪熟而和之也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畜遺漢書牘及印封皆令長大倨傲其辭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

鑑是時匈奴疆侵邊諸侯王僭擬淮南濟北皆以逆誅梁太傅賈誼上治安策上深納其言

陳仁錫曰
說中所云
以尚未盡
有事

治安策略曰臣竊惟今之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至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備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執何以異此臣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策以宰天下以育群生立經陳絕輕重同得然可以為後世法程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尚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鈍者其排擊剝割皆眾理解也至於體解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伐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斧斤也今諸侯王皆眾體解也釋斧斤之用而欲嬰以伐刃臣以為不規則折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少則亡邪心今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莫敢有異心輻輳並進而歸命天子割地定制地制一定子孫莫慮不王平無背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



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陛下誰禪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瘡，一脛之大幾如腰，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痛伸，失今不治，必為痼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可痛哭者此也。天下之勢，方倒縣，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可為流涕者此也。臣竊料匈奴之眾，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眾，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而主匈奴？行臣三表，五餌之計，請必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眾，唯上所令。今不獵猛獸而獵田鼠，不搏反寇而搏畜菟，說細娛而不圖大患，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伸，可為流涕者此也。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且帝之身自衣皂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以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人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心為姦邪，不可得也。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

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鋤，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誚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其慈下嗜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今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今之盜者，剽寢戶之簾，攀兩朝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此其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笮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笮子愚人，也則可。笮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今四維猶未備也。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殷周為天子，皆數十世。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舉以禮。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孩提有識，三公三少，明孝仁禮

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
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
人，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
正人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
也。及秦則不然，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
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
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刈草
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
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
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為用易見，而
禮之所為用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
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
無私，如天地，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
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
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為人主計者，莫
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
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
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
此，凶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
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

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
置天下於仁義禮樂，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
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
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今或言禮義之不如
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
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
廉遠，地則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
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
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
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
忌器，此善論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
臣之近主乎？廉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不受，辱
是以鯨剛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臣聞之
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已嘗在貴寵之
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
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
也。若夫束縛之，繫縶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小吏詈罵
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庶衆見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
而廢者，不曰污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曰罷軟

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以呼之也。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憲。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皆願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箋曰：誼為梁王太傅。王墜馬死。誼自傷為傅無狀。常哭。

泣。後歲餘亦死。時年三十三。

蘇軾曰：觀賈生之論。雖三代可以遠過。得君如漢文。且以不用死。吾以為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灌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手足骨肉哉。賈生洛陽年少。欲使一朝盡棄其舊而謀之新。亦已難矣。為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然後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遽為人痛哭哉。及其過湘。為賦以弔屈原。邈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泣哭。至於歿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嗚呼。賈生殆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者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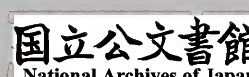
鑑辛未十年冬。將軍薄昭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

綱壬申十一年夏。梁王楫卒。徙淮陽武為梁王。梁懷王薨。無子。賈誼上疏曰：陛下所以為藩扞。唯淮陽代二國。爾代北邊匈奴。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屢如黑子之著面。不足以有所禁禦。臣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東郡以益梁。則大諸侯之有異心。皆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於是徙淮陽王武為梁王。

通鑑纂言 卷之...
鑑匈奴數爲邊患。鼂錯上言兵事曰：臣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有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故兵法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北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

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鬪，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來歸，義者數千。義渠今屬陝西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利兵，益以邊郡之良騎。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此萬全之術。帝嘉之，賜書寵答焉。錯爲人峭直刻深，以其辯得幸太子，號曰智囊。

鑑錯又上言曰：胡貉之人其性耐寒，楊粵之人其性耐暑，秦之戍卒不耐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



通鑑卷之八 卷二 三五
行如往棄市。陳勝先倡，天下從之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
敝也。不如選常居者為室屋，具田器，乃募民免臯，拜爵，復
其家。予冬夏衣廩，胡人入驅而能止所驅者，以其半與之。
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
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
相萬也。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

綱癸酉十二年春三月，詔民入粟邊，得拜爵，免罪，賜民今
年半租。錯復言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
之，織而衣之，為開其資財之道也。今海內為一，無有水旱
之災，而畜積未及者，何哉？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

注明際曰
此實經濟
語

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夫人情
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饑不得食，寒不得衣，
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得以有其民哉？是故明君貴五
穀而賤金玉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農在於貴
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於邊，
以受爵免臯，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邊食足以支五
歲，可令人粟郡縣，郡縣足支一歲，可時赦勿收農長租。如
此德澤加於萬民，民愈勤農，大富樂矣。上從之，詔曰：道民
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
有饑色，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

陳仁錫曰
貧民之賦
可損此意
却好漢常
善免租必
有法以裕
之

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鑑甲戌十三年。詔具親耕桑禮儀。詔曰。朕親耕以供粢盛。皇后親桑以供祭服。其具禮儀。

綱夏除秘祝。初秦時祝官有秘祝。卽有災祥。輒移過於下。至是詔曰。禍自怨起。福繇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秘祝之官。移禍於下。朕甚不取其除之。

鑑五月齊太倉令淳于意有臯當刑。詔獄逮繫長安。其少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也。妾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刑。臯使得自新。天子

憐愍其意。詔除肉刑。墨劓剕。宮大辟。

綱詔曰。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欲改行而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何其痛而不德也。豈爲民父母之意哉。於是丞相御史請定律曰。諸當髡者爲城旦。春當黥髡者鉗爲城旦。春鉗鐵鎖頸也。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斬右趾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財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卽盜之。已論而復有笞臯者。皆棄市。爲城旦。春者各有歲數。制曰可。

鑑上旣躬修玄默。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亾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

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寢息風流篤厚禁罔疏濶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焉

鑑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者本農也末賈也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

備其除田之租稅

胡寅曰漢既大封同姓至文帝時封國漸眾諸侯王自食其地王府所入寡於郡縣之時矣又與匈奴和親歲致金絮綵繒之奉復數為邊患深入寇盜命將出擊復因河決有築塞勞費大司農財用宜不至充溢而文帝在位十二年即賜民歲半租次年遂除之然則何以足用乎蓋文帝節儉起化於身衣綈弋服革馬集上書囊以為殿帷所幸夫人衣不曳地帳無文繡百金之資亦不苟用一人如此宮闈是效流傳國都以及遠外莫亦奢侈之習則其財蓋不可勝用矣

鑑乙亥十四年冬匈奴老上單于十四萬騎入寇入朝那

蕭關朝那地在平涼府東蕭關在鎮原縣西北殺北地都尉至彭陽今鎮原縣上親

勞軍自欲征匈奴皇太后固要乃止於是張相如為大

將軍擊之逐出塞即還

鑑上輦過郎署問馮唐曰父家安在對曰臣大父趙人上

曰昔有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縣屬順德府今吾

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

也上拊髀曰嗟夫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耳吾豈憂匈

奴哉唐曰陛下雖得頗牧弗能用也上怒讓唐唐曰上古

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寡人制之闔以外將

仁錫曰
一賞警
親勞軍
日徃征
固固要
止徵為
之畧矣
謂善用
也
與老託之

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李牧是以得盡其能而趙幾

霸北逐單于破東胡滅僭今魏尚為雲中守其軍市租盡

以饗士卒匈奴遠避不敢近塞虜會一入尚率車騎擊之

所殺甚眾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陛下下

之吏削其爵由此言之陛下雖得頗牧弗能用也上說是

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

綱丙子十五年春黃龍見成紀今秦州初張蒼以漢得水德

魯人公孫臣以為當土德其應黃龍見蒼以為非是罷之

至是帝召臣為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草改歷服色事蒼

由此自紕

綱詔廣增諸祀壇場珪幣且曰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

不祈其福望祀國中山川遙望而祭之右賢左戚先民後已至明之極

也今吾聞祠官祝釐音僖福也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

愧之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綱夏四月帝如雍始郊見五帝

綱秋九月親策賢良能直言極諫者鼂錯以對策高第擢

為中大夫又言宜削諸侯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

上雖不盡聽然竒其材

鑑作渭陽五帝廟趙人新垣平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

彩於是作渭陽五帝廟

承仁錫曰
此言每失
一過以至
身者亦
口取

綱丁丑十六年四月親祠渭陽五帝廟以新垣平為上大
夫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議巡狩封禪事

鑑方士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於上曰

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

壽帝悅之又言候日再中日昃而復居頃之日卻復中於

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又言汾陰有金寶氣意周易出

泗水於是治廟汾陰今汾州府欲祠鼎焉明年人有告平所言

者皆詐也下吏治誅平

鑑戊寅元年詔曰間者數年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

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

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

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廢無用之事或多與何

其民食之寡之也夫度田非益寡計民非加益而食之甚

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為

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得

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

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鑑己卯二年復與匈奴和親詔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使

方外之國或不寧息憂苦萬民為之惻怛不安故遣使者

冠蓋相望結轍於道以諭朕志於單于今單于新與朕俱

陳仁錫
議以佐百
姓非聚族
之譁

棄細過借之大道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親已定始於今年

陳仁錫曰論相無人國家最可憂事不問戚屬用事之端妙

得仁錫曰朝官蹶張有此賢不由君帝特知且哉

鑑帝以皇后弟竇廣國有賢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乃以申屠嘉為相申屠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寵幸無比嘉常入朝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群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罷朝嘉坐府中為檄召通不來且斬通恐言上上曰汝第往通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弗為禮責曰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

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通至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箋曰鄧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為黃頭郎孝文帝夢

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之上天願見其衣袈

帶後穿袈音篤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自求推者郎即見

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文帝悅尊幸

之日異通亦謹愿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

帝賞賜通巨萬以十數官至上大夫

朱輔曰人主不能行法於天下能容臣子之守法而後人主之勢尊人臣奉法於天子能不容人主之撓法而後人主之法信夫大中大夫至貴也一戲殿上則丞相得以檄召而議斬太子君之貳藩王帝之愛子也一不

下司馬門則六百石之公車令得以劾奏而遮留郎中令小臣也得以妃妾之分而撤夫人之坐席軍門都尉冗官也得以將軍之令而遏天子之乘輿人臣執法不以天子之故而喪其所守人主狗法不以臣子之微而撓其所執此漢室之所以興隆而文帝之柔道所以能致治安歟

鑑癸未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今陝西綏德州三萬騎入雲

中今大烽火通于甘泉長安甘泉山在涇陽縣長安縣屬西安府以周亞夫

為將軍次細柳地在西安府城內劉禮為將軍次霸上地在長安縣東徐

厲為將軍次棘門地在咸陽縣東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

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迎送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

銳兵刃彀弩持滿天子先驅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

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上至又

不得入上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營勞軍亞夫乃傳言

開壁門壁門士請軍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於是天

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

拜有所拄柱請以軍禮見天子改容式車俛身撫式以使

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群臣皆驚上

曰嗟呼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爾其將固

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漢

兵至邊匈奴亦遠塞漢兵亦罷乃拜亞夫為中尉

綱甲申七年夏六月帝崩遺詔曰萬物之生靡有不死死

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

官

陳仁錫曰
已得廉頗
李牧而用
矣

三五
嘉周
亞夫

陳仁錫曰
初有重

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哀人父子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
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
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
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今幸以天
年得復供養于高廟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
出臨三日皆釋服在位二十三年葬霸陵

箋曰文帝卽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無所增益有不便
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
中人一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
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
朴爲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
自立爲帝召尉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
和親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吳王不朝賜
以几杖羣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受
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
內富庶興於禮義幾致刑措

